

明

清

小

品

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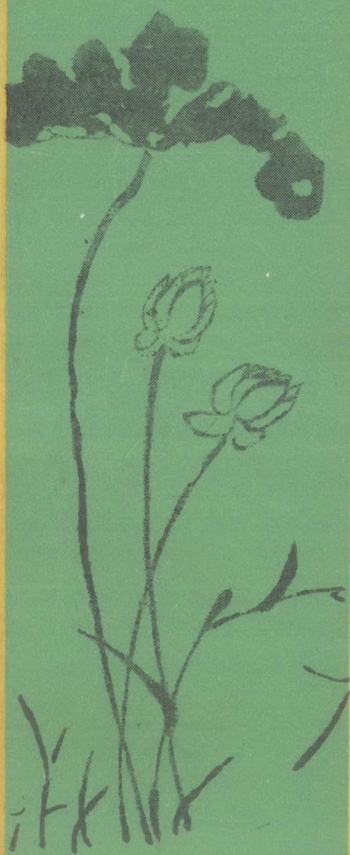
刊

影梅菴憶語

浮生六記

香奩樓憶語

秋燈瑣憶



79082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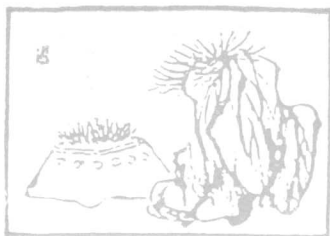
影梅庵憶語
香奩樓憶語

浮生六記
秋燈瑣憶

冒襄 沈復

著

陈裴之 蒋坦



岳麓书社

一九九一年·长沙

责任编辑 刘 柯

封面设计 胡 颖

影梅庵忆语·浮生六记
香畹楼忆语·秋灯琐忆

〔清〕冒 襄 沈 复
陈裴之 蒋 坦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（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）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衡阳印刷厂印刷

1991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字数：180,000 印张：10.5 印数：1—11,000

ISBN 7—80520—248—6

I·145 定价：3.80元

〔湘岳90—12—10〕

出版说明

《影梅庵忆语》、《浮生六记》、《香畹楼忆语》、《秋灯琐忆》，是清代比较有名的几种写情小品，一九三五年，世界书局曾以“美化文学名著丛刊”的名义结集印行（同时收入的还有叶绍袁的《窃闻》等数种）。我们这次重新出版，就是用世界书局的本子进行标点整理的。其中《浮生六记》的卷五、卷六，已被当时和后来一些学者指证为伪作，故作为“附录”处理，并另附乔雨舟先生一文以资参考。

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。人需要爱情，也需要读写爱情的书，更喜欢读写爱情写得真切动人的书，这恐怕就是上述几种小品得以流传的原因。当然，书成于过去的时代，总要打上些当时的印记，不过，我们还是能从中领略到封建礼教的坚固藩篱下透出的一缕春消息，与时下的许多“爱情文学”相比，或许会觉得别有一番滋味的。

一九九〇年九月

目 录

●影梅庵忆语…………… (1)

附录

跋…………… (29)

冒姬董小宛传…………… (30)

题冒辟疆名姬董白小像…………… (35)

又题董君画扇…………… (37)

古意…………… (38)

贺新郎…………… (39)

影梅庵忆语考…………… (40)

影梅庵忆语校读后附记…………… (63)

●浮生六记…………… (67)

附录

原题词一…………… (143)

原题词二…………… (145)

原序…………… (148)

原跋…………… (149)

中山记历…………… (161)

养生记道 (182)

浮生六记考 (199)

浮生六记校读后附记 (217)

狗尾续貂王均卿 (220)

● 香畹楼忆语 (223)

附录

紫湘谠 (251)

紫姬哀词 (252)

紫姬小传 (257)

陈裴之传 (262)

原序一 (265)

原序二 (266)

原序三 (268)

原序四 (270)

跋 (272)

香畹楼忆语考 (277)

● 秋灯琐忆 (291)

附录

贺新凉·秋林著书图蒋蕙卿属赋 (309)

题钱塘蒋蕙卿秀才秋林著书图 (310)

蒋蕙卿小传 (311)

原序一 (312)

原序二 (313)

秋灯琐忆考 (314)

影梅庵忆语

爱生于昵，昵则无所不饰。缘饰著爱，天下鲜有真可爱者矣。矧内屋深屏，贮光闳彩，止凭雕心镂质之文人描摹想像，麻姑幻谱，神女浪传！近好事家复假篆声诗，侈谈奇合，遂使西施、夷光、文君、洪度，小人阁中有之，此亦闺秀之奇冤，而啖名之恶习已。

亡妾董氏，原名白，字小宛，复字青莲。籍秦淮，徙吴门。在风尘虽有艳名，非其本色。倾盖矢从余，入吾门，智慧才识，种种始露。凡九年，上下内外大小，无忤无间。其佐余著书肥遁，佐余妇精女红，亲操井臼，以及蒙难遭疾，莫不履险如夷，茹苦若饴，合为一人。今忽死，余不知姬死而余死也！但见余妇戟戟粥粥，视左右手罔措也。上下内外大小之人，咸悲酸痛楚，以为不可复得也。传其慧心隐行，闻者叹者，莫不谓文人义士难与争俦也。

余业为哀辞数千言哭之，格于声韵不尽悉，复约略纪其概。每冥痛沉思姬之一生与惜姬九年光景，一齐涌心塞眼，虽有吞鸟梦花之心手，莫能追述。区区泪笔，枯涩黯削，不能自传其爱，何有于饰？矧姬之事余，始终本末，不缘狎昵。余年已四十，须眉如戟。十五年前，眉公先生谓余视锦半臂碧纱笼，一笑瞳若，岂至今复效轻薄子漫谱情艳，以欺地下？倘信余之深者，因余以知姬之果异，赐之鸿文丽藻，余得藉手报姬，姬死无恨，余生无恨。

己卯初夏，应试白门，晤密之，云：“秦淮佳丽，近有双成，年甚绮，才色为一时之冠。”余访之，则以厌薄纷华，挈家去金阊矣。嗣下第，浪游吴门，屡访之半塘，时逗留洞庭不返。名与姬颉颃者，有沙九畹、杨漪炤。予日游两生间，独咫尺不见姬。将归棹，重往冀一见。姬母秀且贤，劳余曰：“君数来矣，予女幸在舍，薄醉未醒。”然稍停，复他出，从兔径扶姬于曲栏与余晤。面晕浅春，颦眼流视，香姿玉色，神韵天然，傲慢不交一语。余惊爱之，惜其倦，遂别归，此良晤之始也。时姬年十六。

庚辰夏，留滞影园，欲过访姬。客从吴门来，知姬去西子湖，兼往游黄山白岳，遂不果行。辛巳早春，余省覲去衡岳，由浙路往，过半

塘讯姬，则仍滞黄山。许忠节公赴粤任，与余联舟行。偶一日，赴饮归，谓余曰：“此中有陈姬某，擅梨园之胜，不可不见。”余佐忠节公治舟数往返，始得之。其人淡而韵，盈盈冉冉，衣椒茧时背顾湘裙，真如孤鸾之在烟雾。是日演弋腔《红梅》，以燕俗之剧，咿呀啁哳之调，乃出之陈姬身口，如云出岫，如珠在盘，令人欲仙欲死。漏下四鼓，风雨忽作，必欲驾小舟去。余牵衣订再晤，答云：“光福梅花如冷云万顷，子越旦偕我游否？”则有半月淹也，余迫省覲，告以不敢迟留故，复云：“南岳归棹，当迟子于虎蹻丛桂间。”盖计其期，八月返也。

余别去，恰以观涛日奉母回。至西湖，因家君调已破之襄阳，心绪如焚，便讯陈姬，则已为窦霍豪家掠去，闻之惨然。及抵闾门，水涩舟胶，去浒关十五里，皆充斥不可行。偶晤一友，语次有“佳人难再得”之叹。友云：“子误矣！前以势劫去者，贗某也。某之匿处去此甚迩，与子偕往。”至，果得见，又如芳兰之在幽谷也。相视而笑曰：“子至矣，子非雨夜舟中订芳约者耶？曩感子殷勤，以凌遽不获订再晤。今几入虎口，得脱，重晤子，真天幸也。我居甚僻，复长斋，茗碗炉香，留子倾倒于明月桂影之下，且有所商。”余以老母在舟，缘江楚多梗，率健儿百

餘护行，皆住河干，矍矍欲返。甫黄昏而炮械震耳，击炮声如在余舟旁，亟星驰回，则中贵争持河道，与我兵斗。解之，始去。自此余不复登岸。越旦，则姬淡妆至，求谒吾母太恭人，见后仍坚订过其家。乃是晚，舟仍中梗，乘月一往。相见，卒然曰：“余此身脱樊笼，欲择人事之。终身可托者，无出君右。适见太恭人，如覆春云，如饮甘露，真得所天。子毋辞！”余笑曰：“天下无此易易事。且严亲在兵火，我归，当弃妻子以殉。两过子，皆路梗中无聊闲步耳。子言突至，余甚讶。即果尔，亦塞耳坚谢，无徒误子。”复宛转云：“君倘不终弃，誓待君堂上画锦旋。”余答曰：“若尔，当与子约。”惊喜申囑，语絮絮不悉记，即席作八绝句付之。

归历秋冬，奔驰万状，至壬午仲春，都门政府言路诸公，恤劳人之劳，怜独子之苦，驰量移之耗，先报余。时正在毘陵，闻音，如石去心，因便过吴门慰陈姬。盖残冬屡趋余，皆未及答。至则十日前复为窦霍门下客以势逼去。先吴门有昵之者，集千人，哗劫之。势家复为大言挟诈，又不惜数千金为贿。地方恐貽伊戚，劫出复纳入。余至，怅惘无极，然以急严亲患难，负一女子无憾也。

是晚壹郁，因与友觅舟去虎嘯夜游。明日，遣

人至襄阳，便解维归里。舟过一桥，见小楼立水边。偶询游人：“此何处？何人之居？”友以双成馆对。余三年积念，不禁狂喜，即停舟相访。友阻云：“彼前亦为势家所惊，危病十有八日，母死，阖户不见客。”余强之上，叩门至再三，始启户，灯火闾如。宛转登楼，则药饵满几榻。姬沉吟询何来，余告以昔年曲栏醉晤人。姬忆，泪下曰：“曩君屡过余，虽仅一见，余母恒背称君奇秀，为余惜不共君盘桓。今三年矣，余母新死，见君忆母，言犹在耳。今从何处来？”便强起，揭帷帐审视余，且移灯留坐榻上。谈有顷，余怜姬病，愿辞去。牵留之曰：“我十有八日寝食俱废，沉沉若梦，惊魂不安。今一见君，便觉神怡气王。”旋命其家具酒食，饮榻前。姬辄进酒，屡别屡留，不使去。余告之曰：“明朝遣人去襄阳，告家君量移喜耗。若宿卿处，请旦不能报平安。俟发使行，宁少停半刻也。”姬曰：“子诚殊异，不敢留。”遂别。

越旦，楚使行，余亟欲还，友人及仆从咸云：“姬昨仅一倾盖，拳切不可负。”仍往言别，至则姬已妆成，凭楼凝睇，见余舟傍岸，便疾趋登舟。余具述即欲行。姬曰：“我装已戒，随路祖送。”余却不得却，阻不忍阻。由浒关至梁溪、昆陵、阳羨、澄江，抵北固，越二十七日，凡

二十七辞，姬惟坚以身从。登金山，誓江流曰：

“妾此身如江水东下，断不复返吴门！”余变色拒绝，告以期迫科试，年来以大人滞危疆，家事委弃，老母定省俱违，今始归，经理一切。且姬吴门责逋甚众，金陵落籍，亦费商量，仍归吴门，俟季夏应试，相约同赴金陵。秋试毕，第与否，始暇及此，此时缠绵，两妨无益。姬仍踌躇不肯行。时五木在几，一友戏云：“卿果终如愿，当一掷得巧。”姬肃拜于船窗，祝毕，一掷得“全六”，时同舟称异。余谓果属天成，仓卒不减，反愤乃事，不如暂去，徐图之。不得已，始掩面痛哭失声而别。余虽怜姬，然得轻身归，如释重负。

才抵海陵，旋就试。至六月抵家，荆人对余云：“姬令其父先已过江来云：‘姬返吴门，茹素不出，惟翘首听金陵偕行之约。’闻言心异，以十金遣其父去曰：‘我已怜其意而许之，但令静俟毕场事后，无不可耳。’”余感别人相成相许之雅，遂不践走使迎姬之约，竟赴金陵，俟场后报姬。

金桂月三五之辰，余方出闱，姬猝到桃叶寓馆。盖望余耗不至，孤身挈一姬，买舟自吴门江行。遇盗，舟匿芦苇中，舵损不可行，炊烟遂断三日。初八抵三山门，又恐扰余首场文思，复迟

二日始入。姬见余虽甚喜，细述别后百日茹素杜门与江行风波盗贼惊魂状，则声色俱凄，求归逾固。时魏塘、云间、闽、豫诸同社，无不高姬之识，悯姬之诚，咸为赋诗作画以坚之。

场事既竣，余妄意必第，自谓此后当料理姬事，以报其志。诂十七日，忽传家君舟抵江干，盖不赴宝庆之调，自楚休致矣。时已二载违养，冒兵火生还，喜出望外，遂不及为姬谋去留，竟从龙潭尾家君舟抵奎江。家君阅余文，谓余必第，复留之奎江候榜。姬从桃叶寓馆仍发舟追余，燕子矶阻风，几复罹不测，重盘桓奎江舟中。

七日，乃榜发，余中副车，穷日夜力归里门，而姬痛哭相随，不肯返，且细悉姬吴门诸事，非一手足力所能了。责逋者见其远来，益多奢望，众口谗谗。且严亲逋归，余复下第意阻，万难即诣。舟抵郭外朴巢，遂冷面铁心，与姬决别，仍令姬返吴门，以厌责逋者之意，而后事可为也。

阳月过润州，谒房师郑公，时闽中刘大行自都门来，陈大将军及同盟刘刺史饮舟中。适奴子自姬处来，云：姬归不脱去时衣，此时尚方空在体。谓余不速往图之，彼甘冻死。刘大行指余曰：“辟疆夙称风义，固如是负一女子耶？”余云：“黄衫抵衙，非君平仙客所能自为。”刺史

举杯奋袂曰：“若以千金恣我出入，即于今日往！”陈大将军立贷数百金，大行以参数斤佐之。诂谓刺史至吴门，不善调停，众哗决裂，逸去吴江。

余复还里，不及讯。姬孤身维谷，难以收拾。虞山宗伯闻之，亲至半塘，纳姬舟中。上至荐绅，下及市井，纤悉大小，三日为之区画立尽，索券盈尺。楼船张宴，与姬饯于虎嘤，旋买舟送至吾皋。至至月之望，薄暮侍家君炊于拙存堂，忽传姬抵河干。接宗伯书，娓娓洒洒，始悉其状，且即驰书贵门生张祠部立为落籍。吴门后有细琐，则周仪部终之，而南中则李宗宪旧为礼垣者与力焉。越十月，愿始毕，然往返葛藤，则万斛心血所灌注而成也。

杜茶村曰：是篇娓娓至数千言，浩浩荡荡，西起昆仑，东注溟渤，冲融窈窕，异派分支，千态万状，姿媚横生，颇使《会真》、《长恨》等篇，黯然失色。非辟疆莫能为此文，非姬莫能当此作，真千秋大观矣，情语云乎哉！

壬午清和晦日，姬送余至北固山下，坚欲从渡江归里。余辞之，益哀切，不肯行。舟泊江边，时西先生毕今梁寄余夏西洋布一端，薄如蝉纱，洁比雪艳，以退红为里。为姬制轻衫，不减张丽华桂宫霓裳也。偕登金山，时四五龙舟冲波激荡而上，山中游人数千，尾余两人，指为神

仙。绕山而行，凡我两人所止，则龙舟争赴，回环数匝不去。呼询之，则驾舟者皆余去秋溯回官舫长年也。劳以鹅酒，竟日返舟，舟中宣瓷大白盃，盛櫻珠数斤，共啖之，不辨其为櫻为唇也。江山人物之盛，照映一时，至今谈者侈美。

秦淮中秋日，四方同社诸友感姬为余不辞盗贼风波之险，间关相从，因置酒桃叶水阁。时在座为眉楼顾夫人、寒秀斋李夫人，皆与姬为至戚，美其属余，咸来相庆。是日新演《燕子笺》，曲尽情艳。至霍华离合处，姬泣下，顾、李亦泣下。一时才子佳人，楼台烟水，新声明月，俱足千古，至今思之，不啻游仙枕上梦幻也。

銜江汪汝为园亭极盛，而江上小园，尤收拾江山胜概。壬午鞠月之朔，汝为曾延予及姬于江口梅花亭子上。长江白浪拥象，奔赴杯底，姬轰饮巨巨罗，觴政明肃，一时在座诸妓皆颓唐溃逸。姬最温谨，是日豪情逸致，则余仅见。

乙酉，余奉母及家眷流寓盐官，春，过半塘，则姬之旧寓固宛然在也。姬有妹晓生，同沙九畹登舟过访，见姬为余如意珠，而荆人贤淑，相视复如水乳，群美之，群妒之。同上虎丘，与予指点旧游，重理前事，吴门知姬者咸称其俊识，得所归云。

鸳鸯湖上，烟雨楼高。逶迤而东，则竹亭园

半在湖内，然环城四面，名园胜寺，夹浅渚层溪而澹澹者，皆湖也。游人一登烟雨楼，遂谓已尽其胜，不知浩瀚幽渺之致，正不在此。与姬曾为竟日游，又共追忆钱塘江下桐君严瀨、碧浪苍岩之胜，姬更云新安山水之逸，在人枕灶间，尤足乐也。

杜茶村曰：金山一点，屹当匹练之中；胭粉六朝，香染金陵之地。楼名烟雨，湖字鸳鸯，而二妙采真，披云擷秀，读之令人步步欲仙，宁但两越天都，岚翠沾洒衣襟已也！

虞山宗伯送姬抵吾皋，时侍家君饮于家园，仓卒不敢告严君。又侍炊至四鼓，不得散。荆人不待余归，先为洁治别室，帷帐、灯火、器具、饮食，无一不顷刻具。酒阑见姬，姬云：“始至正不知何故不见君，但见婢妇簇我登岸，心窃怀疑，且深恫骇。抵斯室，见无所不备。旁询之，始感叹主母之贤，而益快经岁之矢相从不误也。”自此姬扃别室，却管弦，洗铅华，精学女红，恒月余不启户。耽寂享恬，谓骤出万顷火云，得憩清凉界，回视五载风尘，如梦如狱。居数月，于女红无所不妍巧，锦绣工鲜。刺巾裾如虬无痕，日可六幅。剪彩织字、缕金回文，各厌其技，针神针绝，前无古人已。

姬在别室四月，荆人携之归。入门，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，加以殊眷。幼姑长姊，尤

珍重相亲，谓其德性举止均非常人，而姬之侍左右，服劳承旨，较婢妇有加无已。烹茗剥果，必手进。开眉解意，爬背喻痒。当大寒暑，折胶铄金时，必拱立座隅，强之坐饮食，旋坐旋饮食，旋起执役，拱立如初。余每课两儿文，不称意，加夏楚，姬必督之改削成章，庄书以进，至夜不懈。越九年，与荆人无一言枘凿。至于视众御下，慈让不遑，咸感其惠。余出入应酬之费与荆人日用金错泉布，皆出姬手。姬不私铢两，不爱积蓄，不制一宝粟钗钿。死能弥留，元旦次日，必欲求见老母始瞑目，而一身之外，金珠红紫尽却之，不以殉，洵称异人。

杜茶村曰：断断是再来人，一毫不苟，一丝不挂，诚然而来，诚然而往。吾以比之董永织女，薛嵩红线。

余数年来欲哀集四唐诗，购全集、类逸事、集众评，列人与年为次第，每集细加评选，广搜遗失，成一代大观。初、盛稍有次第，中、晚有名无集、有集不全，并名、集俱未见者甚夥，《品汇》，六百家大略耳，即《纪事本末》，千余家名姓稍存，而诗不具。《全唐诗话》更觉寥寥。芝隅先生序《十二唐人》，称豫章大家，藏中晚未刻集七百余种。孟津王师向余言：买灵宝许氏《全唐诗》数车满载，即曩流寓盐官胡孝辕职方批阅唐人诗，剞劂工费，需数千金。僻地无书可借，